

梨花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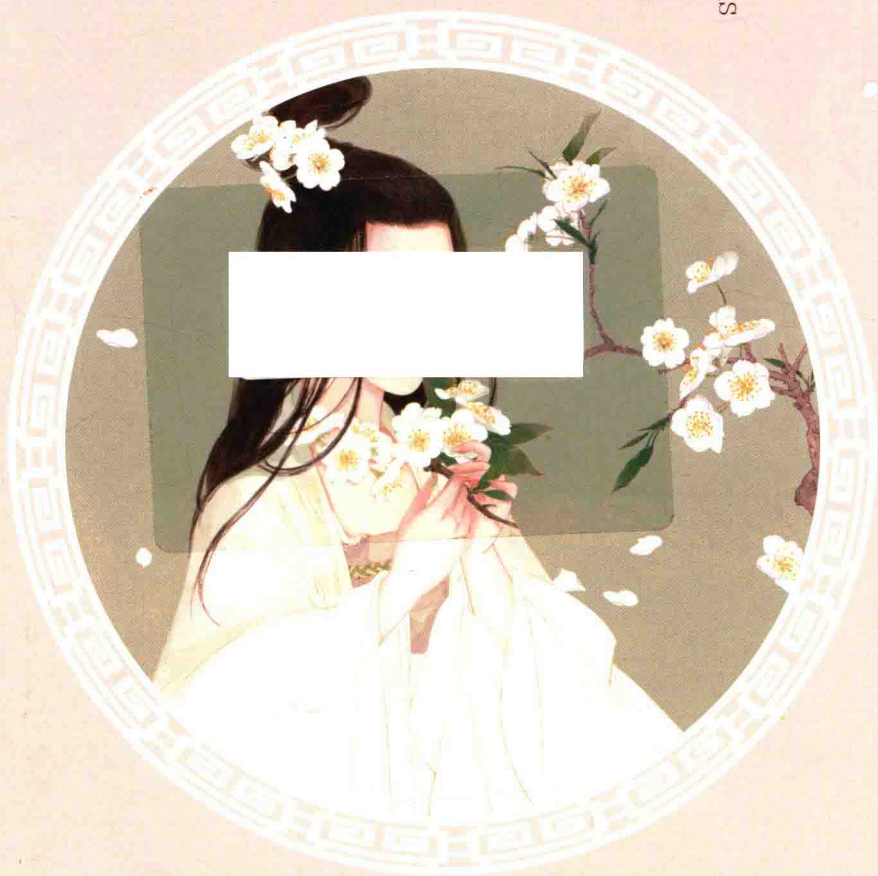
上

PEAR FLOWERS
WRONG

胭脂水 著

一步错，满盘皆错。
是棋子，亦是弈者。

深宫如海，梨花若雪。
她翟衣盛妆，待谁归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梨花错

上

PEAR FLOWERS
WRONG

胭脂水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梨花错/胭脂水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ISBN 978 - 7 - 5520 - 1728 - 1

I. ①梨… II. ①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8196 号

梨花错

著 者: 胭脂水

责任编辑: 冯亚男 王晨曦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 - 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 - 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42

字 数: 619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0 - 1728 - 1/I • 223

定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十四章	悔之晚矣	285
第十三章	一世莫离	268
第十二章	相惜亦相疑	248
第十一章	温婉佳人	228
第十章	凤去楼空	197
第九章	月映万川	176
第八章	群芳祝寿	158
第七章	弄子无情	137
第六章	杏林染泪	121
第五章	弋阳戚氏	99
第四章	云泥之别	76
第三章	元帙	50
第二章	血海红莲	21
第一章	苏氏双姝	1

梨花错

第三十章 大结局

第二十九章 吹散碧桃千树，尽随流水人间

第二十八章 情何以堪

第二十七章 举世无双

第二十六章 归来

第二十五章 落子无悔

第二十四章 命运如棋

第二十三章 舞阳公主

第二十二章 情定

第二十一章 香消

第二十章 东风有恨

第十九章 世歌

第十八章 端木玉族

第十七章 风霜如剑

第十六章 金玉其表

第十五章 恨意无尽

303 312 330 365 401 416 440 454 470 484 493 509 520 536 558 620



第一章 苏氏双姝

江南有城名宛平，因盛产梨膏，初春时节，处处可见梨花开遍满城，因而又称香雪之城。城中风景美而雅素，城西苏氏，书香世家，乃大齐清流望族。

建帝宣宝四年，三月初春里，京师传来噩耗——新君建帝之发妻，正宫元皇后韦丽华薨逝，帝令举国哀悼。

说来也奇，国丧期间，宛平城素年花期总有十几日的梨花居然在一夜之间尽数凋敝。次日清晨，世人只见春雨绵绵之下满地落白。据闻元皇后又被誉为梨花皇后，生就冰雪倾世姿容，更与建帝恩爱情深，却在芳华十九岁时香消玉殒，都叹其是梨花花神转世，天妒红颜，不许人间见白头。

也是正巧，恰逢那几日，城西苏府出了大事。家主与夫人所出的唯一嫡女苏三小姐，原本就早产体弱，好不容易养到了五六岁，在那几天却不慎滑落进了府中的水池。

此后病情凶险反复，重金请来的名医们都是束手无策。满城梨花落尽的那一夜，更几次挣扎于生死一线间。

翌日一早，却忽然迎来了一位贵人——本朝皇室当中唯一一位出家为女冠的大长公主，紫虚元君。她本是修道之人，又通岐黄之术，更研制各式丹药，往前又曾与苏夫人有些交情，当即便入住苏府后院。

在她的精心调理与丹药施救之下，几日后，也正是元皇后大殓之日，苏三小姐终于睁开眼，在生死一线之间挣扎着活了过来。自此，便与紫虚元君结下了师徒之缘，元君赠她以一锦囊，嘱其妥善保管，不得离身片刻。

苏家三小姐自此又有了个女冠法号：妙远真人。

十年一梦。

盛夏晨曦里，青衣小婢划着兰舟匆匆靠岸，顾不得裙裾染露，捧着净瓶里精心甄选出来的七八支含苞待放的白莲，径直往后院的几处院子送过去。

苏夫人的正房上院自然是侍花的首处，这白莲是她素日最爱，不料，这日花送到院门口时，小婢就见看守院门的田妈妈一个劲地朝着自己打眼色摆手。

小婢有些发懵，看了看天色更是不解。夫人五更起身，姨娘们四更前来服侍，管事妈妈们都要提前一刻钟在院子里候着回话，这是府里雷打不动的规矩。今日夫人这是病了还是……

“这是才刚剪下来的白莲？”

盈盈香气袭来，却不闻丝毫环佩作响。小婢侧首看见少夫人秦氏一袭紫衫领着婆子丫鬟走近，她不敢抬头，低声道是之后，就听秦氏道：“以后不必剪这花送来上房，四小姐喜欢红莲，过几日花匠就会清理池子，以后这府里花园不会再种白莲。你下去吧！”

四小姐喜欢红莲，所以这府里以后不会再有白莲？可是——明明三小姐才是老爷和夫人嫡出的金枝玉叶，四小姐不过就是个野路子的养女啊？怎么就尊贵过三小姐了呢？！

小婢哪里想得出其中的厉害，对着秦氏连忙俯身应下。才刚走到月亮门处，迎面撞上三小姐院子里的管事妈妈春娘。

春娘眼厉，一手捂住小丫头的嘴，一手连人带花地就给拽到了一侧的耳房里。

秦氏一脸笑意地低头进了房，见苏夫人姿容雍雅地坐在窗边的榻上，眼眸微敛。丫鬟迎珠站在一旁沾了百花油给她揉着脑仁，一屋子的花香扑面而来。

见长媳进来，苏夫人轻叹了口气，挥手让人退下方才道：“来得这么早作甚？你日间事忙也怪累的，自己好生养着才是。”

秦氏应了一句是，仍笑着回道：“母亲体恤我，我哪能不知道感恩？眼见着过几日就是开祠堂给四妹妹记名的大日子，媳妇年轻不懂事，母亲您学识渊博见解深远。所以您可别嫌我啰嗦，我且慢慢说，一面给您揉揉头和肩背。”



苏夫人眼底带着几分浅笑地点了点头，秦氏是她亲自挑选的长媳，出身容貌性情都是无可挑剔的。只是近些日子婆媳俩心里都藏着一件天大的事情，此时她是以心绪复杂，不想轻易开口。

秦氏也聪明，自那日过后，便绝口不再提庄子里发生的事。可她是知情者，又是媳妇，为婆母分忧是本分。此时不紧不慢地给婆母按压着脑仁，徐徐说道：“母亲心慈和善，当日才留了那贱妇一条性命。否则依她造的那些孽，就是死十次也不足惜的。媳妇本来也不忍，可是如今看四妹妹居然还将她留在自己院子里，虽说关着不让出来见人，可是古话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咱们苏家是百年望族，清贵世家，家声容不得半点玷污。母亲，您看是不是……”

苏夫人闭着眼眸，没有立即应声。可是两眉却悄然锁起来，过了一会长叹口气，仍阖眸道：“你担忧的我也想过，可是眉儿不愿意，我哪敢勉强她？总归那贱妇对她有十几年的养育之恩。况且，这件事哪有那么简单，能在我苏府将我的亲生孩子调包，还在我眼皮底下养了眉儿这么多年，我只怕……”

秦氏敛着眼眸状似温婉，两道秀丽的眉宇却深深一颦。她心内冷笑连连，这件事自然内有文章可寻，但苏眉这丫头当真不是善茬，她会念着那十几年卑贱不堪的养育之恩？

不过如今在婆母的心里，自是全天下也不及苏眉这个失而复得的女儿半分重要，遂奉承道：“四妹妹善良，也是女承母性。只是有些风险咱们却不得不防，依媳妇愚见，人留着也成，不过得……”

秦氏附耳低语几句之后，苏夫人才睁开一双保养得当的眸子，绿檀木佛珠在她指尖拨动了两圈，而后才坚定地点了点头，眼神幽深莫测。

早课之后，见春娘匆匆捧着白莲花掀开帘子走进来。苏妍轻声咳了几声，待春娘专心插瓶的时候，才有些黯然地问道：“可是见到母亲了？她身子如何？几时来看我？”

春娘是三小姐苏妍的乳母，也是苏夫人的陪房侍婢。既有着十几年的主仆情分，自然是处处用心。闻言嘴角笑意融和道：“夫人也问起小姐，不过

自己身上不太好，只嘱咐奴婢好生照顾小姐，说过几日等自己好些了，自会来看您的。”

苏妍有些茫然地轻轻点头，没有做声。

一阵风从帘子里钻进来，那莲花的花瓣便无声地掉下了一瓣在桌上。

她也知道父母忽然起意要收养一个在庄子里做苦役的丫鬟做养女，并更名为苏眉，几天之后还要开祠堂上族谱，从此以后就是她的妹妹。

不过自打人接回来之后，她就一直病着，也没机会打个照面。倒是母亲回来之后便不来看她，问春娘只说是病了，看来病得也不轻。

苏妍不知道母亲到底得了什么病，总是心里忧心。

万万没想到，这天下午，苏眉却带着一群人过来了。

苏妍喜素雅，屋子里一应陈设都极为简洁，帘子是夏日里换上去的湘妃细竹，此时还没来得及撤下。靠墙立着的多宝格里一样样归置着或小巧精致的玉石，或古朴趣致的石雕根雕。

嗅着一屋子淡淡的药香味，看着屋中主人那清丽不染纤尘的脸孔，苍白无瑕如玉石一般的肌肤，装束奢丽的苏眉浅笑得宜地给苏妍行了个礼，扬眉道：“给三姐姐问安了。”

苏妍心里骤然一惊，来不及下榻，唯有欠身回礼。

不等她开口，屋子里的人已经尽数退了下去。

苏眉目光如炬，盯着苏妍却不作声。直到那衣衫褴褛的妇人被人推进来丢在地上，苏妍才讶然开口：“妹妹，这是……”

“三姐姐还不知道她是谁吧？别急，这样的事情，总该是她亲口告诉你才好。反正，今日不说，日后就再没机会了。”

她一头雾水，那妇人却缓缓从地上抬起头来。她面容憔悴苍老，原本生的十分端正的脸庞因为常年操持贱役而写满了沧桑和卑微，目光触及到苏妍时，几乎是骤然亮如灼日。

可是随后她又立即垂下眸子，用两只粗糙污秽的手捂住了双眸，双肩剧烈地抽动着。

肮脏的泪水从那妇人的指间缝隙里流下来，强忍哽咽的抽泣里，充斥着让人窒息的酸楚与凄惶。



她心口一动，才要开口，苏眉便朝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旋即击掌，有人端了一碗汤药进来，并着放下一柄寒光闪闪的菜刀。

“我数三声，你若不说，就再没有机会了。说起来我也跟你相处了十几年，到了这个时候，我劝你也别装了。当初将她跟我偷天换日，你难道真的只是为了让她安享这十几年的荣华富贵？若你真有这份慈母之心，怎么这十几年里，我会跟你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就算我不是你亲生的，可我也叫了你十几年的娘！你如今也配演戏说自己有慈母之心？我呸！”

眼见苏眉抡起一个花梨木的脚墩就砸向那妇人，她来不及出言阻止，本能地赤脚下了榻。可是到底晚了，妇人额前被破开一条嫣红的伤口，鲜血汨汨而下，但仍不敢松开捂脸的手，似是吓得连哭都停了。

“你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她……她到底是谁？”

苏妍自小体弱，此时脸上却因为愤怒而渐渐泛起了两圈不正常的绯色上来。苏眉却一脸快意地两眸发亮，忽然，她一抬手，啪啪两声左右开弓，将苏妍打得眼冒金星，倒在榻上。

“不要！你不要打她！我求求你……你要是心里恨的话，就打我好了！我情愿你拿刀来割我的肉，你把我千刀万剐下油锅我也绝无怨言！你不能打她……”

妇人伏在苏妍的身上，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一道脆弱而坚定的保护墙。

可这话却激的苏眉更加失去了理智，她随手抄起茶盏，“嘭”的一声闷响，茶盏正中妇人的肩背，滚烫的茶水溅落到她的侧脸上。

她一抬手捂脸，那妇人就心痛地扑过来，连声道：“可是烫到你了？让我看看，有没有伤到哪？”

苏妍被那两耳光打得双耳一直嗡嗡作响，丝毫没留意到自己嘴角有鲜血溢出来。可是眼前的一切让她牙根发紧，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她一把推开那妇人，拒绝让她触碰到自己的周身任何一寸，然后怒视着苏眉道：“你就是个疯子！疯子！苏眉，母亲怎么会喜欢你这样的一个小女孩？你简直是……”

苏眉嘴角一勾，顺势一把揪住了她的长发，恶狠狠地附耳道：“你说我是个疯子？对！我就是个疯子！可是你知道吗？不是因为你，我不会变成这

样子！你甚至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对吧！苏府三小姐？呵呵呵呵……我呸！凭你也配姓苏？我告诉你，你的亲娘——就是她！你看见没有？看清楚点，那才是十月怀胎生你下来的贱妇！至于你亲爹，到底是个什么猥琐货色只怕连她自己都不清楚！呵呵呵呵……这十六年里，你霸占了属于我的一切，你享受着属于我的荣华富贵、锦衣玉食，我父母兄长的宠爱和呵护——可是我呢？你知道我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吗？来，你来看看我的手，我的身上，到处都是被这贱妇和她那些奸夫殴打留下的疤痕！我明明流着金枝玉叶的血，却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十六年！整整十六年！苏妍，我恨你！我恨你们！我恨这世上的每一个人！这辈子，只要我苏眉不死，我就绝对不会让你有好过的一天！苍天有眼，如今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你说，你说我是疯子那你是什么？你是什么？”

无尽的血色从眼际倾泻下来，天地间都只剩下苏眉锐利的冷笑与诘问，避无可避。

人间十六年，这是她经历的最寒冷的一个盛夏。四周都是千尺寒冰，呼出的气息瞬间被凝结成冰凌，晶莹洁白了无一丝生机。

寂静一室，封锁了濒死的绝望和无法解脱的挣扎。

她眼睁睁地看着那不知道该如何称呼的妇人被人按倒在地，两只手被齐崭崭剥掉的剧痛居然都不曾让她嘶喊出声。

温热的血水仿佛飞溅了一些落在她的脸上，苏妍本能地捂住脸厉叫出声，天旋地转，心肝肺腑都因剧烈的绞痛而缩成小小的一团。

昏倒过去之前，只看见那妇人拼了全力抬起头来，头发凌乱得宛如含冤新死的女鬼，短促地朝她喊了一声：“我对不起你……”

苏妍喷了一口血出来，仿佛是黑色的稠块，却半点也不觉得痛，只有一种难言的畅快。

好像是一场梦，醒来时伸手一抹，却没有泪，只有遍及身心的茫然的痛。还得继续活着。

想死是不能够的，因为苏眉不允。她只能活着，承受苏眉的一切刁难和折磨，否则那妇人也会因她而丧命。

什么是真相？她的亲生父母到底是何人？没人能告诉她。她瞬间变得



如此不堪，就连自己都生出了厌弃来。

无以为报不知道将来如何的时候，苏妍心茫然。

活着，时日艰难，白眼和讥笑都已习以为常。

就连院子里扫洒的小丫鬟都懂得拜高踩低，对着她不再恭敬地唤着小姐小姐，而是不做声地直接扭头就走。

春娘再好，也不能时时刻刻护着她。她不争不辩只做聋人哑巴，唯有诵经才能让她内心的痛楚稍稍轻盈一点。

晨昏时在院中徘徊，她在心中丈量着自己的步履，渐渐明白，当下走过的每一步都是自己的人生，永不能重来。

那件事之后，苏夫人没有再见她，也没有过来跟她解释过半句。曾经与她亲厚的长兄再也打不着照面，二哥苏毓羨是个规矩之外的人，宛平城里有名的富贵风流公子，至今尚未娶亲。

有天晚上，很晚了，苏毓羨喝得半醉翻墙进来，居然也没有惊动旁人，轻声叩了叩她的窗棂。苏妍听得他的声音，忙开窗放了他进来。

屋子里点着一盏橘灯，因怕扰醒春娘和小檀，苏妍说话都掖着声。一见他面红耳赤似乎喝了不少，连说话时舌头都撻不直了，捏着手心里一把汗道：“二哥，你醉成这样，还敢跑到我这里来？回头让母亲知道了，看不打死你。”

苏毓羨却连连摆手，好一会儿才瞪着眼睛道：“打我作甚？我又不是长子，又不像大哥一样要承袭家业。从小到大，我就知道自己不必处处比大哥更好，我只求能得些自在快活。一直以来，父亲母亲也容着我纵着我，为什么偏偏是这次……就是说什么都不肯？”

苏妍听得莫名其妙，二哥在家里地位虽然不比大哥，但因他向来与人为善，人缘颇佳。一张嘴又惯会哄人，尤其是母亲，每每便是被他气到动了真章，总还是会让他轻易哄地点头应承。

从前他总与城中那些狐朋狗友花天酒地，这些小事就不说了，就拿他的亲事来说，母亲替他物色了好几位门第相当的千金，可是每次都被拒。

回回借口皆不一样，却是谁劝也听不进去半个字，最后一回母亲实在是

恼火了，连着两日都减了饮食，后来也不知道他使的什么法子，亲自进去伺候了一顿饭，出来之后，母亲似乎也淡了这份心思，再有人问起，只叹口气，悠悠道：“这孩子许是命里的姻缘还未到，他事事都随和，唯独此事万分坚持。我为娘的，总不好一味逆着孩子的心事来。”

自此，倒真把此事给暂且搁下不提了。由此可见，他在府里其实活得甚为潇洒肆意。不想，却也有这般无奈落魄的时候。

因兄妹们长大了也要避嫌，因而如今日常里，苏妍也并不常见到他，也猜不透他到底是为什么觉得这般不如意，于是顺手拿过几上果盘内的一只橘子，掰开后塞了一半到他手心里，“吃点这个，解解酒。”

苏毓羨一脸形容懒散不羁地歪在榻上，接过来嘴里嘀咕着：“要解什么酒呀？花银子出去喝酒，本来就是想买个醉罢了。”

话虽如此，到底还是乖乖地吃了下去，又喝了一口茶，忽然大道：“莫离，那件事我知道了。”

苏妍心里一个“咯噔”，那件事——自然，指的就是她与他并非亲生兄妹的事吧？

见她闻言木然，两眸间光彩却更加黯淡，他似猜到了些什么，起身就抓住她一只手问道：“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非给你讨回个公道不可。”

苏妍将自己的手从他掌心抽离出来，摇头道：“二哥……原来我不是你的妹妹，你是不是觉得枉费小时候对我那么好？”

苏毓羨急得瞪大眼，生生逼出一层汗意，当即指天道：“你浑说什么？为什么是枉费？不论你是不是我的亲妹妹，你在我心里就是世上最好的女孩儿。”

苏妍垂下头，默然流泪道：“我知道，二哥待我一直很好，是我没有那个福分，我……”

苏毓羨见她流泪，又是心疼又是心焦。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酒喝多了舌头粗了，平时那么能言善道的性子，到了这会儿却只能是张嘴结舌。

半晌之后，又是语出惊人道：“莫离，我想好了，要是你在这府里过得不快活，我……我带你走好不好？”



“什么？二哥，你真是喝多了。”

苏妍被他吓得回过神，这才发觉今日的二哥真与平时大不一样。刚才那叫什么话？若传出去半个字，都是了不得的家门之耻。她心里隐约后怕起来，转过身就要去拔门闩。苏毓羨却从后面拽住了她的一只手臂，半是哀求半是恳切道：“莫离，二哥不是那个意思，二哥是想说……”

他突兀地塞了一样东西到她手里，她只觉如同炭火一般，立时想也不想便推拒回去。

“二哥！你真喝醉了！”

她高声之下，自然惊醒了睡在外间的小檀。待这丫头揉着眼睛打着呵欠走进来时，屋子里哪里还有人？

不过苏毓羨也没落下全身而退，许是情急之下失了准头。他翻墙而出时，正好落在墙根处的一只花盆上。就连苏妍在屋子里都能听见清脆的一声响，料是摔得不轻，这样的响动，自也露了行迹。

次日一早，便听说苏毓羨被远远地打发去了湖州公干。苏父苏母此番似是有了几分动真格的，不但不许他带往常用惯的下人，就连贴身的小厮，都是苏母亲自挑选出来定下的。

苏妍只觉得此事应该与那晚有关，可苏夫人却沉得住气，不但没有过来相问，就连府里的人都知之甚少。

可是过不了几天，上房那边就派人递了口信过来，让她嫁给前来逼婚的吴家三公子。

苏妍这才知道，自己与这个家的缘分，终究是尽了。

她垂眸坐在那里，不言不语。

小小一张方几，摆在她和苏父苏母之间，犹如天堑。

一切都如苏眉所说，真相就是那样的不堪和齷齪。

曾经爱若性命的十六年亲情，就此断绝。苏眉入族谱时，几乎倾尽整个宛平城的权贵都前来道贺。

苏眉，终于扬眉，无愧其名。

她知道，若不是碍着家声，就算苏眉每天拿刀在自己身上割上几刀，也

没人会看得见。

其实也是一件为难的事，苏府是书香世家，祖上曾有人出相入侯。到如今虽没有前几朝那般的鼎盛辉煌了，但苏其正十八岁中举，现任宛平城州府同知，官声清廉，家风严明，仍是一城不可小视的清贵。

想从前，若论宠爱，三小姐苏妍就是父母捧在掌心的那颗明珠，连吹口气稍稍重了些，都怕她会化了。

她本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安养在父母兄长面前到老死了。

万万料不到会有那么一天，苏母带着长媳去城外一处偏远的庄子里盘点庶务，因为媳妇身体不适便临时住了一晚。苏母晚间在院子里小池边散步，却因为丫鬟手里提着的灯笼熄了而失足落水。幸得一厨下的粗使丫鬟奋不顾身相救，苏母这才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次落水，苏母看清了那丫鬟手肘内侧的胎记。那个蝴蝶形的胎记，她生下女儿之后明明看得一清二楚的。可是醒来之后的第二天，丫鬟们抱了孩子洗澡回来，她解开襁褓，那胎记就凭空消失了。

这件事藏在苏母心中十六年，一直是她难以纾解的一个心结。可是身边的人都是妥当的，个个都一口咬定没有人动过那孩子，就是她一时看错了眼。

苏母心地善良，又盼望女儿多年，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将那份疑惑深埋在心里十六年。

如今骤然间发现真相，自己亲生的骨肉居然沦为奴婢在庄子里受尽了苦难。十六年里就不曾有过一天吃饱穿暖的日子，而自己疼爱若掌上明珠的，竟然就是将自己骨肉调包的贱婢的私生女，就连生父到底是何人都查无凭据。

这样的事情，不管是放在哪个母亲身上，都足以让其发疯。

苏母审出缘由之后仍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就让苏父赶过来，做完滴血认亲之后，立即惊叫一声，一口鲜血当天喷溅出来。

醒来后，只拉着亲生女儿的手，一口一个心肝儿肉可怜见的，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就这样，苏妍拥有的一切都被推翻，呵护娇养了她十六年的父母，如今



开口令她嫁给名声十分不堪的吴家三公子。

此事当然绝非偶然，谁会喜欢看着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苏眉如此恨她，看她被糟蹋被摧残，这样的惩罚自然远胜世间所有的酷刑。

可是，她能怎么样呢？吴家是长嫂娘家的表亲，背后还有宫中得势的沈妃，宛平城没人得罪得起。

面前的两人是自己唤了十六年的爹娘，即使如今这份血脉是断了，她只是个卑贱家奴所生的私生女，就连生父是何人都不知晓。

但是，十六年的父母亲情啊！恩重如山，她怎能断？

所以明知道那吴家三公子生性放荡无耻，吴家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火坑，她还是只能含泪点头。

苏眉那天晚上过来时，喝了不少酒。她笑得肆意，最后甩了一个耳光过来，咬牙道：“你放心，吴家也不会让你死得容易的。真的，你得相信我，十六年呢！我必定没那么容易放手。”

苏妍被打得脸肿起一大片，五指清晰入目。

她凝视着苏眉，眼神却让苏眉莫名地惊怕了一刻。

次日，有两个上房的嬷嬷奉了苏夫人的命过来，说是教导她婚后的一些规矩，实则既是监视也是打点嫁妆等事宜。至此之后，苏眉就没法再胡来了。

直到那日，清心观来人，指名请了苏母和她并着其余好些城中贵女亲眷一同去上香，却并没有邀四小姐苏眉。

碍于紫虚元君的身份和面子，苏母回拒不得。再加上苏妍马上要出阁了，她也要顾全体面，于是便应了。

从山上回来之后，苏妍便听说吴家三公子没了。

人是怎么没的，她并不清楚。只隐约听说，是横死在青楼里的。情景不堪入目，死的也是轰动一时。

如今外头谣言满天，大抵都是说她福薄、克夫之类的。

下人里头，只有春娘因为是苏妍的乳母，一心护主，可是她并不晓得这里头的真相。只是可恨那吴家，仗着宫中沈妃的势力强行逼婚也就算了，如

今人死了，还要放出那等尖酸刻薄的话来。

这叫自家小姐以后还怎么活？

苏妍惯来体弱话少、贞静娴雅，此时大概猜测到苏父苏母的来意，心死如灰之后也不发一言。

最后，定下了她离开苏府的日子，三日后。

送走了人，擦干了泪。她怔怔坐在榻上，盛夏已过，初秋的午后稍显清冷，已有半黄半绿的树叶开始飘落。秋风卷得一地的残叶漫天飞舞，更透出一些萧瑟的意味来。

苏妍独自倚着云窗出神，目光落在一地斑驳杂乱的树叶上，自语般轻叹道：“原来，秋风秋不尽是这个样子……”

一切都是命，不属于自己的，何须强求？

去清心观做个道姑也好，最起码远离了这些昔日的不堪和眷恋。若能就此得个清静余生，她就只当那一切都是梦罢了。

可人算不如天算。

海棠阁中，发完脾气的苏眉听说苏妍要去清心观做道姑之后，却是对着镜子冷笑道：“只是送她去做姑子？爹娘可真是一等一的大善人呐！”

苏家子女承袭了父母的雅致容貌，个个都生得俊俏出众，苏眉也出落得俏丽工整。尤其是一双眉眼，更有一番常人难及的灵动风姿。可是即使她也算难得的美人，但五官风韵认真比起苏妍的清丽天成，仍是相形见绌。

此时她颦起远山眉来，一张俏脸便显得冷厉刻薄。身边的人都知道她是心内不忿，妒忌苏妍，哪里敢劝？

过了一会，苏眉便丢下手里的牙梳，起身冷笑道：“爹娘心善，我却没有那么好相与。不给她点颜色瞧瞧，就这么让她一走了之，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苏妍在屋子里坐着，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禁不住落下泪来。

后来是哭累了，就在榻上歇息了一会，朦胧中觉得有些口渴醒转过来时，苏妍却猛然觉得周遭有些异样。

天是初秋，已有微凉之风。但她此时喉间却夹着一股子辣辣的热气，而